

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八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

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棄于不窋（入聲）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孔氏曰棄䄙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旦以冢宰攝政（愚按成王諒陰周公固攝其政此謂不能涖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乃

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劉元城曰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胡庭芳曰詩乃周家之詩豳將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愚按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

功縣臣按今莊浪路有鄜州肇昌路鎮原州有三水縣故城安西路乾州有武功縣並隸陝西省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奬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愚按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

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愚按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 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

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王介甫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褐毛布也賤者所服孔氏曰褐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歲夏正之歲也于往耜田器也濮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此章首言七月暑

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歐陽子曰田大夫見其勸農樂業而喜愚按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郊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

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呂與叔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焉授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三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室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章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良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温和也倉庚黄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令人猶用之蒸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筐以求穉桑王介甫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然又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穉桑也

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瘼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悲按同歸者同觀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

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邠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愚按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為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它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王介甫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

言其月也愚按蠶月雖不可指定其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閒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孔氏曰斬條於地采之也斧隋馳妥二音銎穹斨方銎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銎斧孔也孔氏曰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蘇氏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鵙伯勞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以聲得名胡庭芳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鵙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鵙鵙音相

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鴂即鶪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朱色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注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鶪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王介甫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於陰氣之慝時故以鶪為候而凡此蠶績之所成

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葢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為公子裘獻豣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愚按至誠慘怛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

以上二章専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愚按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葢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為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葽草名(遠志也本草一名葽繞)蜩蟬也(王介甫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葽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

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貊謂往取狐貍也同蜩作以狩也王介甫曰唯曰國人蜩作故曰同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也纘習而繼之也孔氏曰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李迂仲曰采桑采蘩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鶪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黄之色為公子裳取狐貍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

蠶事者無不致力也眞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有以相之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愚按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爲公子裘二則曰獻豜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爲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温暖爲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

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室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户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胡庭芳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璣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莎雞如蝗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鄭氏曰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穹空孔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户

冬則塗之李迂仲曰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墐戶之候孔氏曰篳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愚按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然

考東萊詩記周字上有商字似謂子丑之正非創自商周商周迭興不過舉前代之制而迭用之耳今朱子所引乃無商字而又謂周人三正皆曾用似與東萊本意不同未知何也

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李迂仲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以莠萯隕蘀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

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愚按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愚按此章推言室塞墐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為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剥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酒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

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蘡又音鶯薁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薁薁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注曰蒲萄即薁蘡生隴西五原山谷葵菜名陸農師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白光所轉輒低覆其根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菽豆也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剥擊也穫稻以釀酒也本草注曰粳糯通名為稻糯溫故以為酒鄭氏曰穫稻而漬米麴至春為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介助也介眉壽頌禱之詞也王介甫曰養氣體以助之也孔氏曰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壺瓠也劉執中曰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老實所

以堅其齏而大其茹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拾取麻子以供食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本草注曰樗木類椿江東呼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李迂仲曰于耜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獲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及菽開冰殺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

為壯者之食陳少南曰取貑以為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愚按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無褐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

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彭氏曰築場於圃地地無遺利也禾者榖連藁秸之總名禾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稲秫述苽孤粱之屬皆禾也本草注曰稲米有秔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苽又謂之茭白歳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黒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黒米粱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同聚也王介甫曰言所納之備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畆之宅二畆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畆

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王肅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遲按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既蟋蟀入床下而塞向墐户之時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胡庭芳曰如集傳或說則晝爾于茅之下已是歸治其屋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李迂仲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葢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

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嗟我婦子歎其為生之弱也食我農夫憐其自養之薄也嗟我農夫歎其愛上之忠也其曰我者親之愛之重之之辭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公宮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遠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乘其心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之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王介甫曰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加修完室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

民事不可緩之說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介甫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愚按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己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虢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賦也鑿氷謂取氷於山也沖沖鑿氷之意周禮十二月令斬氷是也孔氏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氷則即以其月納之納藏也藏氷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寒此言備暑凌陰氷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氷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韭者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氷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蘇氏曰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長入聲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

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胡氏曰藏冰

開氷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是也孔氏曰鄉飲酒有四四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李寶之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氷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

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歟國人以朋酒羊羔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愚按此章推言衣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

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程子曰十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艱難如此此時多咏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王介甫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畝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人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此風化而已嚴氏曰七月一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

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令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内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令農夫紅女耕蠶勞勩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戚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而不徂侈汰之習也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徳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子之閔叶眉貧反斯由六反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吕與叔曰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為梟為鴟蓋梟之類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无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為之奈何哉董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先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无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過管蔡邊按此詩歸罪於武庚而

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後五反）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桑根之皮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

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巳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張南軒曰鳥於天未陰雨而撤桑土葺牖戸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我者孰能審徹於未形而御變於將來哉輔氏曰言巳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巳謀故令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祖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 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捋取也

荼萑 九 苕 迢 可藉巢者也 孔氏曰亂為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 亂頹去聲

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 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 室家巢也 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盡病者 嚴氏曰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交錯言之也 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 在消反 予尾翛翛 素彫反 予室翹翹 所消反 風雨

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尭反）

比也譙譙殺（去聲）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揺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至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為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愚按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

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見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揺周公也辟

讀為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誚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懼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非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從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

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簒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奥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啓得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久不説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而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曰東萊變説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事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

公未得便假璲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别有道理寺懐光反其子璲告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時事勢然於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於省悟耳　詩詞多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為之如鴟鴞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考於書如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愚按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非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非避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

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

（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李迂仲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慆慆言久也（陳少南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懷又音畫）結項中以止語也（鄭氏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蜎蜎動貌蠋桑蟲似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　成王既得

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呂東萊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

而閔其勞也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王介甫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町他項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亦可畏也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果臝栝括樓也本草曰栝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月熟

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劉執中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璣曰蠨蛸名長踦小蜘蛛而足長者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仰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踦踦音欺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蟢子亦町畽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壠埤雅曰言町畦林畽之中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

行乃蟲名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於役田事廢而室廬荒久往之處猶或相恋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果臝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氏曰別家於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

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璣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曰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鸛烏鸛垤蟻冢也孔氏曰蟻聾土為冢以避濕濮氏曰垤土之高也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舊說以垤為蟻封恐非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詩攷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於是洒掃穹窒以

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愚按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暉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欽去聲結帨也爾雅孫炎注褘帨巾也郭璞注衿衣小帶也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

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李迂仲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但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　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感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愚按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等篇皆足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

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騃妥二音銎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荅東山之詩古人尚利國家雖殺身

為之而不辭令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缺壊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旅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

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黃直卿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

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那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釋文曰韓詩云木屬吪化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釋文曰韓詩云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共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輔氏曰

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陳安卿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此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濮氏曰籩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籩以薦果核木曰豆以薦菹醢其實容四升故量云容四升曰豆踐行列之貌　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言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

短之法在此柯耳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愚按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胡庭芳曰首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已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子非之當矣愚按朱子說見下篇序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鱒以鱓（渾上聲）而鱗細眼赤（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魴已見上（愚按見汝墳）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壘佑胃三音）也皆繢（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蔡九峯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

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 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

此亦周公居東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下同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

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之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

顧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之人其為東人顧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按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詩序說皆非 寬裕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討寬裕溫柔之

意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鋮入聲也說文曰跲躓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襌下曰屨襌音丹李寶之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几几安重貌王介甫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

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畧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

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巧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愚按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病疵亦玉病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

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徳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小能大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也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序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

請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歛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豳詩豳風七月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作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氏曰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愚按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

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注云豳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

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通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劉亮采

詩傳通釋卷九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

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愚按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陳戒之辭也輔氏曰定正小雅為燕享之樂歌正大雅為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為明切故或懽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愚按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詞氣懽欣和悦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于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于祭祀之後

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于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生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

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

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此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輔氏曰至于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愚按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黄）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户郎反）

興也呦呦聲和也苹藾（頼）蕭也青色白莖如筯（陸機曰始

生香可食又可蒸食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愚按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儀禮諸侯燕其臣或外使亦以宰夫代為主人而皆不自為主燕卿與大夫則別立大夫為賓燕外使則以其介為賓而皆不以所為宴者為賓曰主曰賓皆代為之則君與所為宴之臣各得全其尊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云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李賓之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簧笙中之簧也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蔭則以酬賓送酒食嗣則

以侑賓勸飽也孔氏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愚按儀禮有享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于享有酬幣于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周行大道也古者于旅也語故欲于此聞其言也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愚按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李寶之曰享在廟燕在寢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谷之益故先王因

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肅云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謝疊山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于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視我以至道也記曰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葢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

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輔氏曰言人若以私意為恵而不本歸于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處也今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宴也決非以其私意而不顧德以自留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愚按陳澔曰記言人有私意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于己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恵之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豪反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恌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

興也蒿菣僅也即青蒿也本章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黄花結子如粟米大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視與示多相亂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苓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機曰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毛氏曰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不能竭其力輔氏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宴樂其心則又不止于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望于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李迂仲曰武王以後以此詩為宴羣臣之歌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鄉飲酒注曰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于賢智也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董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

服此數篇也愚按先王作此詩以宴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于諸侯之燕禮又用于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于大學之教習盖不專用于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于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然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愚按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于鹿鳴諸詩見之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煑海為鹽煑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並去聲臣之詩也夫扶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

使[去聲]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輔氏曰古之勞詩皆如此]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議也傷悲者情思[去聲]也[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

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李迂仲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音篇)者鵻(當作隹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弗平聲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　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養去聲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輔氏曰君之于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如何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

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謝疊山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枸苟檵計也嚴氏曰本草云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輔氏曰上兩章既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侵寢二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深審二音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去聲父母之情而來告于君也非使去聲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耳謝疊山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令君勞臣獨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

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

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于私恩而畧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輔氏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云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告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三字並去聲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潘子善問曰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詩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　愚按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于武王以後也歟

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芳無反與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

違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歐陽子曰言原隰者其道所經也每懷靡及者于事每思唯恐不及也盞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移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言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載馳載驅虧于虧由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李迂仲曰周爰咨諏徧于其所而詢問之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歐陽子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諆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直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歐陽子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陳少南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愚按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咨度則變文以叶韻故猶三章之咨謀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黑色孔氏曰雜毛是駰體有二種之毛相間雜均調也

諏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

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輔氏曰范氏説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巳言哉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于禮樂不獨用于勞遣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然説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賔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賔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

不得底説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其後
便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
白

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反音體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李迂仲曰何彼穠矣與論語言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栘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鄂鄂然外見之貌

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孔氏曰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故以興凡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

第一句耳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叶蒲侯反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　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烏故反惟兄弟為相恤耳至于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

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葢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鬭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石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朔庭若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惟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

盾石準反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後見分曉若于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故特言之

脊井茘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叶它涓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陸璣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況上聲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弟相

憁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于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去聲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去聲使之反循其本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

于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去聲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去聲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李迂仲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疎之義則然鄉人鬬者閉戶可也同室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疎之義如此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音佩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鬩鬬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　言兄弟設有不幸鬬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王介甫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之兄弟之可恃也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注曰懿美也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輔氏曰兄弟相卿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于方且鬬鬩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尤見其情之

不容已者朋友于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愚按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亦非朋友所能及也　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于兄弟者

儐賓脩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

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謝疊山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頗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畧也籩豆非陳飲酒而至于饜飫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于孺子相慕也儒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

答南反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　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謝疊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李迂仲曰兄弟既翕必先于妻子者人之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于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相樂也蘇宜久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慾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

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此所謂生于憂患死于逸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為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就用乎字為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　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

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盍莫不然王晦叔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咸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爲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爲兄弟親疎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輔氏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

則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翕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誠然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

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于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

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愚按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疏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惟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曲折天倫之厚重有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樂歌之和平也

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盖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名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孔氏曰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

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

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去聲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陳少南曰聞伐木于山中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于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于幽谷而遷高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揚氏云五品天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于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所懶

反埽蘇報反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余遮反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愚按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詩攷曰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躋上聲之而去上聲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酹曰某亦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曰俗呼五月羔為

羜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毛氏曰人君友其賢臣孔氏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劉執中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曰天子呼諸侯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所界反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其至哉不來在人非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于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可謂能先施矣輔氏曰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夫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于朋友之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于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于我何如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作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

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愚按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婚姻之黨唐杕杜常棣頍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不同耳乾餱食之薄者也嚴氏曰乾餱乾食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為豆實愆過也湑亦釃也毛氏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于今猶然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湖豐山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于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耳故我于

朋友不計其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咸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或乾餱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餱相譴故君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舞盡其有以樂之也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于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

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輔氏曰燕以朋友為人倫之一不可以貴賤尊卑間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歐陽子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劉長翁曰詩人

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子曰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庶衆也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而使之獲福如此也王介甫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于驩心而不強以為者也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于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愚按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份而讀之

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名滋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左右前後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

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方來之事也歐陽子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矣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懇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愚按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葢此詩歌于宴享之際以荅前詩嘉樂歌于繹祭之日以荅鳧鷖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也董氏曰爾雅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日進而不已也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歐陽子曰此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呂與叔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此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古玄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祖）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愚按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于射宮以選與祭之士齊戒謂七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周去夏禘以春禴嘗之更名春曰祠爾雅註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劉氏翁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盩音綢傳數世而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即太王

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　問古無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于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子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愚按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于武王以後明矣

神之弔(都歴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去聲)質

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王介甫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

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黒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

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

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為爾德則

孝弟忠信益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

言民繼言羣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己安人安百姓

之意也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

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意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為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汝為德之意皆在其中矣愚按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于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

如月之恒胡登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月體大率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曰松栢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歐陽子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壞之物以為況呂與叔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栢喻焉輔氏曰此

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歐陽子曰六章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潘子善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于祖考下無愧于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萇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去聲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說序畧得詩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慕止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愚按此章作與慕故叶薇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土也劉執中曰謂芽初出土莫晚靡無也

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　此遣戍役之詩彭氏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于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以其出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嚴氏曰雖托為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凡此所以使我舍上聲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

耳盖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諷以義也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來歲歸時也此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啓居知其為玁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于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愚按不遑起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敘其私情也一則曰玁狁之故二則曰玁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為言所以感人者深矣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慨之心矣輔氏曰程子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又曰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卑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春暮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許益之曰防秋采遣戍之名熊剛大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李迂仲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

矣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輔氏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愚按此章曰歸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于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盖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劉執中曰言將帥與役者勇于報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輔氏曰憂心孔疚切于仁也我行不來安于義也情

與理並行不相悖也愚按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敘其情又敘其情而風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苦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尺奢二反）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業業壯也捷勝也　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程子曰四章五章皆

勸以義也輔氏曰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成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此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為心可知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吳伯豐曰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

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訛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庇若施于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先生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于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翼翼行抗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音消又帥交反弓末也也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鞬建平聲

弓衣也
戒警棘急也　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劉執中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嚴氏曰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並言
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程子曰器械弭服是也
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去聲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陳少南曰玁狁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導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愚按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于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非反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 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首尾中言亦孔之疚以安其心也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也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于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知我矣 程子曰此

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胡庭芳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于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于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李迂仲曰遣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愚按此章預道其往反勞苦憂傷之甚又專敘其情以為終也范氏曰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采薇六章章八句湝于喬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

惟勉于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畧耳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去聲）還（旋）率（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于郊外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來于是乎召御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去聲）是行也不可以緩矣歐陽子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

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謝疊山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

賦也郊在牧内（愚按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丘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于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

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斿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捷沈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于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嚴氏曰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也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況上聲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熾彼旗幟者

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胡不猶言遐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悴耳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且烏能有所為哉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謝疊山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于用兵也黄直卿曰臨事而懷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嚴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漁陂即今甘肅省寧夏路靈州等處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蔡九峯曰襄駕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

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于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旗幟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而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于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翕而動闢自然之理也 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伐為先也 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愚按此上三章皆本于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泥塗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潘子善問二說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

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胡庭芳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時也玁狁在北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劉執中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此而西不遑起居也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啟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尤可見其體悉之詳也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愚按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葢不勞餘力矣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唯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愚按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成西伐之功久出而未得歸見室家此亦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

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于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 愚按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獫狁之難也此章述其凱旋而以平獫狁為言所以美

其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樂情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

序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

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　此勞去聲還旋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于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不歸哉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愚按次年十月乃戍罷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

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或曰興也 黃氏曰因其所感而興耳 下章倣此 愚按指二章而言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呂與叔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愚按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于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俯反檀車

嘽嘽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嘽嘽敝貌痯痯罷皮貌　登山采杞則春已莫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輔氏曰雖託于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李迂仲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于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怙然鴇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范氏曰車嘽嘽馬痯痯若見其將至矣愚按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莫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

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叶立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為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渠紀反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胡庭芳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憊疾病憊死傷憊是何期逝不至也　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音宙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

亦邇而將至矣〈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杕杜四章章七句〈愚按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于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

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于上也李迂仲曰其遺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師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胡庭芳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

何哉葢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愚按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杕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杕杜二詩也

序勞還役也

同上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于皇皇者華之後而附于此者欲

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章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

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序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李寶之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寫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劉辰翁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皙補亡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

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愚按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葢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圜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嘗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孔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埤雅曰今黃鱗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鯊鮀徒何反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濮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劒鞘吹沙小魚耳埤雅曰鯊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濮氏曰言酒則殽隨之言物有

所謂者廣愚按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愚按若作賦體說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衝上聲又音同也又曰鯇晥也胡庭芳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為鮦潘子善問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舍人謂鱧名鯇爾雅曰今玄鯉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鰋鮎念平聲也本草曰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即鯷魚也鯷音題嚴氏曰毛以鮎釋鰋郭璞云各自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毛質畧當言似鮎耳埤雅云鱨魚黄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

賦也

物其有叶羽已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陳壽翁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詞前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詞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去聲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

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魚麗諸篇

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戴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説者

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

王詩其失甚矣

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
內外終始之說葢一節之可取云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陔

南有嘉魚烝之丞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于沔南之丙穴陸農師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總入聲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愚按詩言燕樂衎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興也汕樔嘲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樔今之撩罟也撩療僚澇三音衎樂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陵之二反思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叶夷昔反或如字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輔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

故于此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

而無已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或

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來思之思語詞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

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叶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

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説見魚麗

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説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崇丘

說見魚麗

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陸璣曰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

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愚按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耇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壽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眉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 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人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愚按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滿彼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陸璣曰杞山木而滑其子為木蘇入藥愚按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音考叶音口）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直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樗杻檍（音憶）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愚按騷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以此歟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壽其德也）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啗）之甘美如飴（移）八月熟亦名木蜜（本草曰木蜜生

南方枝葉皆可噉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椇音矩　潘子嘗問閩枸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蕉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孔氏曰髮白而復黃面如凍梨之色保安艾養也愚按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

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說見魚麗

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看詩便有感發人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盡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

由儀

説見魚麗

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如字又音上聲蕭蒿也嚴氏曰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

樂也亦通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愚按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殺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于其初燕而歌之也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于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于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之曰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于有爽差焉則諸侯常享壽考而上之人亦永不忘之矣愚按既褒美其德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于褒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而不忘德之虧者壽之虧也

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待禮反）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音勗養也）羣公子秦鍼（鉗）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愚按諸侯

繼世而立三年喪畢則入朝于王此詩于其來朝而歌之故因言宜兄宜弟以美之戒之壽豈壽而且樂也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愚按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如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鞗革皮為之故曰鞗革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于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横木駕馬者即軏也軾是車上横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迷則不相應行遅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愚按集傳于駟鐵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

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愚按采菽二章文意亦然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戒之也

序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歐陽子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

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中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李寶之云燕禮經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于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考成也輔氏曰燕于路寢之中所

以示親親之意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愚按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疊山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呂東萊曰以德將之不至于亂中無所主則為麴糵所迷矣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輔氏曰莫不令

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杜氏曰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潘子善問琴蕭湛露二詩先生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

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情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

序天子燕諸侯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傳通釋卷九